

西南紀事  
上冊



欽定四庫全書

雜史類存目二

西南紀事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郭應聘撰應聘字君實莆田人嘉靖庚戌

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襄靖事蹟具明史

本傳粵西府上江起陽朔下達昭平互達三

百餘里諸徭夾江而居怙險剽竊隆慶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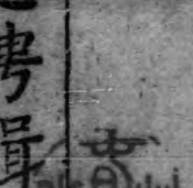
攻圍荔浦永安府應聘代殷正茂為巡撫集

漢兵六萬征之三閱月悉定又討平懷遠陽



朔洛容上油邊山五叛徭尋以憂歸因錄其  
攻取之畧以是書其刊版則萬曆八年復起  
巡撫廣西時也所言與明史應聘本傳及李  
錫傳大畧相符

西南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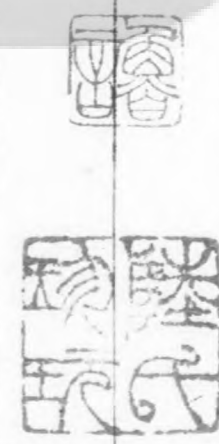
莆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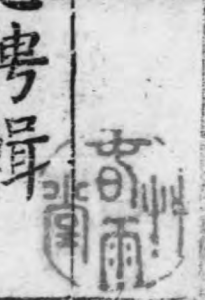
征復古田

古田縣在桂林西百五十里。重山峻嶺。界於臨桂。  
永福。義寧。洛容。融縣間。分為十里。曰長安。曰新安。  
曰新興。曰吉良。曰仁良。曰永盈。曰崇良。曰永安。曰  
安和。曰安寧。又設常安。桐木。富祿。三鎮。巡檢司分  
治之。景泰初。居民招僮代耕。日滋月蔓。寔肆侵剽。

朔洛容上油邊山五叛徭尋以憂歸因錄其  
攻取之畧以是書其刊版則萬曆八年復起  
巡撫廣西時也所言與明史應聘本傳及李  
錫傳大畧相符



西南紀事一



莆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征復古田

古田縣在桂林西百五十里。重山峻嶺界於臨桂  
永福義寧洛容融縣間。分為十里。曰長安。曰新安。  
曰新興。曰吉良。曰仁良。曰永盈。曰崇良。曰永安。曰  
安和。曰安寧。又設常安。桐木。富祿。三鎮。巡檢司分  
治之。景泰初。居民招獐代耕。日滋月蔓。寢肆侵剽。

西事紀事  
不可制服。弘治五年，請于朝討之。官兵進至三厄，為賊所襲。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皆遇害。賊益驕恣，居民皆轉徙於外，僅存城內外三十餘家。正德十五年，復征之。賊負險拒敵，迄難成功。兵退，攻陷洛容縣治。據西鄉托定、洛斗諸村。嘉靖五年，復征之。失利，殺指揮舒松等。自是桂林地方歲遭鈔掠，無敢復稱兵矣。九年，鎮守總兵官張經議立都狼各隘一十三堡，募土舍莫崎領兵守之。無何，經改官土舍崎亦死，兵防耗弱，而賊愈披猖。至四十三

年十二月，首賊韋銀豹、黃朝猛糾八寨賊樊公尚等梯越省城，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參政黎民衷遇害。變聞，副總兵都司而下各抵罪。次年八月，賊復越城至布政司，守門官兵拒之不能入，復至靖邸紅門，亦被敵退。督府以報，詔下所司議將興問罪之師。時島夷海寇連歲為東廣患，兵食交誑。提督吳都、御史桂芳度其時未可輕舉，遣古田守備卜禎、典史廖元持文告諭之。上四里、獐聽撫，請以元入縣守其地，實質之也。下六里、獐逆命如故。

桂芳奏陞元為本縣主簿。單副總兵。設鎮守廣西總兵官。以都督同知俞大猷充之。掛征蠻將軍印。桂芳召入。譚都御史綸。張都御史瀚相繼至。與巡按朱御史炳如皆以討賊事屬大猷計之。大猷作討賊二議。用兵三義。指陳甚悉。會海酋曾一本方熾。大猷奉東征之命未遑也。瀚因疾引退。劉都御史燾代。逾年亦以病歸。隆慶三年冬。廷議以古田賊稱亂久。天討所必加。然非廣西特設重臣。無以任是役。南贛張都御史翀。殷少卿從儉。劉御史思賢皆以桑梓憂。條具討賊計。

莊皇帝毅然行之。殷都御史正茂以廷臣薦首膺是命。畀節鉞。得專征伐。發內帑金四萬兩。供兵興之需。正茂以四年四月至桂林。開府總督李都御史遷亦以是月至。蒼梧時獻議者言。人人殊有道謀之感。正茂下諸司議。以左布政使郭應聘。宦粵久。尤心屬之。且示之曰。諸夷梗化。曠誅滅。此朝食固矣。然蜂螳之衆。莫可勝窮。從而別之。以示吾不殺之仁。亦兵法携其交之義也。且今日之師。主於

西南紀事  
三  
聲罪。若豹若猛，則名捕之雄也。誠先獲之，即餘醜不盡芟。獮足以伸天憲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公私交匱之日乎？其母持久，蹈費留之戒，而遺乏絕憂。惟諸君圖之。聘等曰：敢不惟命。聘迺偕大猷等，別剿撫之宜，定屯守之策，分析條縷，繪為圖以進。復詣督府議合。正茂乃會遷，疏陳可取狀。上從之。徵諸路土漢兵凡十四萬人，分為七道，以副總兵門崇文將南丹、下雷諸兵，由永福抵總南隘。副使邵惟中監之。都指揮錢鳳翔將思明那地

諸兵，由兩江抵都狼隘。副使應存卓監之。左叅將黃應甲、右叅將王世科將鎮安、向武、東蘭、田州諸兵，由洛容抵三門、龍坑二隘。副使鄭一龍監之。遊擊將軍丁山都指揮董龍原任都指揮魯國賢將泗城、歸順、龍英、江州諸兵，由融縣抵思管、風門、蓮塘三隘。叅議龔大器監之。原任叅將盧錡、梁高領募卒三千人備策應。征蠻將軍俞大猷總其師。右叅政柴涑司糧賞，僉事金柱司察紀。左布政使郭應聘則綜司兵餉也。大猷度諸兵將集，遣把總王



綱領募卒分屯牛河三厄以扼要害通轉輸大猷繼之入縣城中各路官兵俱以十二月初一日並進連破東山鳳凰大巖澗水淶里古城數十巢俘斬甚衆賊勢潰奔合潮水巢據其極巔五年正月正茂檄大猷統諸路兵合擊之賊殊死鬪相持十餘日未下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諸巢而屬王世科督兵守之世科以安隆死士耶驢等三十人乘雨夜出賊不意援伏山嶺黎明銃發賊衆驚潰泗城諸兵援而上賊墮崖崩壑無噍類者馬浪諸巢相

繼俱下大猷復分兵擊碎江金寶頂涼境天井理定南鄉諸賊以三月初一日班師凡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有奇餘黨撫定捷聞

上心大悅晉遷秩右都御史正茂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大猷陞二級應聘陞俸一級賜鏹幣甚厚餘各陞賞有差先是正茂慮豹猛二酋越逸懸千金購之官兵未進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用獐人黃金線等誘斬黃朝猛首以獻銀豹度不免欲偽為首級以誑搜捕計令韋良臺誘獐人狀貌

類已者得莫諫成至其家飲醉之取其首以豹常  
戴黑猿皮帽及所佩刀解於廖元王綱元等信之  
以報一時人心咸大快之未幾有言韋首非真者  
正茂曰人臣之義以不欺為先韋首誠在何惜數  
千金購之購之而獲報今之功認前之罪何所不  
可者檄金柱門崇文及知縣唐執中密捕之閱數  
日銀豹之兄銀站及其隣廖東貴聽執中等計生  
擒銀豹解之正茂躍然曰吾今得明目洗心於光  
天之下矣即伏辜所甘心也乃為章自効而論柱

等功械送銀豹至闕下磔於市督撫二臣用前議  
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韋顯忠羅永山  
莫羅領常安桐木富祿三鎮土巡檢職事世守其  
地立古田守禦千戶所陞古田縣為永寧州以知  
縣唐執中任之設兵備叅將各一員後有韋狼要  
者銀豹族也其人狡黠甚方大征時與其親族匿  
洛容托定洛斗永福邊山諸巢久之復回上宋之  
馬嶺不服土司鈴束陰糾黨與時為報復謀有獐  
人黃銀成者土司納其女為婢往來親密狼要以

為異已。讐而殺之。掠其妻子牛馬。遂率眾叛。糾洛永諸賊。以數千計。攻圍營堡。據阻江道。陽朔碎江柳城上油賊皆應之。為變叵測。時方大舉。懷遠師都御史郭應聘。檄兵備副使莊國楨。撫其從亂諸黨。惟狼要罪不宥。購以重賞。狼要懼。與其黨數人遁右江。五都哨守官徐民瞻伏兵執之。其黨奔回復熾。合洛容賊潛入其縣。襲殺典史謝漳。奪其印而去。應聘聞之。行總兵官李錫移懷遠。征師東蘭南丹兵。委參將王瑞領之。副使莊國楨監其軍。大

破古底上宋諸巢。擒斬一千六百有奇。俘獲稱是時萬曆二年三月也。餘黨乞招。悉聽編甲輸稅。開荆榛。通道路。獐童就社學者數十人。今永寧城內時聞絃頌之聲云。

論曰古田既平。改三鎮為土巡檢司。以下六里分隸之。得以狼制獐之法矣。但狼貪無厭。獐獷難馴。往往因之召釁。上宋之亂。厥有由矣。議者遂以用狼為非策。是未免於因噎而廢食矣。實鎮兵之防。嚴剗削之禁。是抹敝之先務也。猶有難焉者。縣民

西南紀事  
轉徙於外者無慮數千人其得復業者無幾也今  
愬者紛至欲舉上四里之衆而驅之夫驅獯安民  
名正義順長民者孰無是心然業已安之而復驅  
之恐新附之衆未易猝移而久徙之民並失其業  
長民者之心大有所不得已者矣後之當事者審  
諸

西南紀事二

莆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討平府江

府江平樂府地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綿亘三百  
餘里岩谷與深灘瀧洶湧兩岸諸獍依憑險阻出  
沒剽劫自昔患之而又以朦朧三崗僊迴高天水  
漥諸巢為之根抵羽翼黨與煽結莫可誰何成化  
正德間韓都御史雍陳都御史金先後討平之百

十數年來。根株蔓引。生齒益夥。跳梁復如故。隆慶  
改元。總督譚都御史綸檄總兵官俞大猷。畫進討  
計。會綸被召入。事遂寢。逾年。三峯賊攻荔浦縣城。  
破莫大嘉等堡。古架等村。兵民遭殺戮無筭。西岸  
仙迴諸賊圍永安州城。復于山灣執知州楊惟執。  
并掠其印入巢。要厚贖始得出。當是時。道途梗塞。  
城門晝閉。永安修荔。幾至陸沉。岌岌乎不可為矣。  
庚午冬。古田師與議者曰。府江兩粵咽喉。患與古  
田等宜借兵威并及之。殷都御史正茂是其議。迨

師旋。則五年三月也。春深水漲。時已不可圖矣。彪  
灘龍頭磯諸賊益肆。虜指揮胡潮千戶李可久殺  
死千戶周濂。土舍岑文。諸傷人斃貨狀。不可枚舉。  
事聞。兵備副使陳其樂坐貶官。是秋。正茂遷總督。  
郭應聘代巡撫事。正茂過府江。嘆曰。蠢爾異類。所  
謂仁弗能懷。威弗能讐者也。與聘決計討之。會東  
寇方棘。遂以屬聘。時議者有謂兩岸疊嶂。層巒人  
跡罕到。即嚮道間。謀舉無所施。而朦朧三峒。賊衆  
且悍。欲一鼓并之。似非計之得者。聘曰。三峒者。兩

岸逋逃藪也。舉兩岸而不及三峒，是窺門戶而舍堂輿也。况峒賊之虐更熾乎？又謂東岸徭寇不滿二千，而十三屯民賊數為富賀擾，宜并及之。聘曰：富賀之有十三屯，以障諸徭也。舉兩岸而復及十三屯，是驅狼虎而自撤藩籬也。况屯賊之惡未著乎？分巡副使劉穩、兵備副使鄭茂與聘議，偕先後以狀白軍門。聘遂會正茂及李御史良臣言于上曰：惟粵西夷獠所在充斥，頃古田既復，國威大伸，諸夷稍知斂戢。其有恃險負固者，臣等多方招

諭許以自新，誠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毋敢動民。召釁為也。惟府江兩岸三峒，怙險稔惡，禍元元而虜天子肝食，不急擊，將為地方憂。徒用列艦陳師，捐餉數萬無益也。疏下，本兵議報曰：可。乃奉詔徵漢土官兵六萬員名，水陸分為四哨。西岸及水哨以都指揮王承恩、董龍統其軍，副使鄭茂監之。三峒哨以叅將王世科統其軍，副使拿柱監之。東岸哨以叅將錢鳳翔統其軍，僉事夏道南監之。總兵官都督同知李錫總諸軍事，督餉則左叅政胡直紀

功則副使龔大器劉廷舉也。以六年六月十五日進師。三峒兵連克古西岩口木魚青靛諸巢。西岸水哨兵克太平古冒馬尾彪灘仙迴諸巢。東岸兵克黃峒古摺水滄河冲諸巢。賊勢大敗。三峒賊潰。入南源雞籠山。東蘭永順兵分道邀擊。大破之。高天巢賊乘險拒敵。我兵弗能克。泗城兵潛登絕頂。舉銃號諸兵齊登。覆其下。東岸賊遁匿苦竹蒲岩。龍英田州兵用火攻。盡殲之。無得脫者。凡擒斬首從賊五千一百有奇。俘獲四千餘名。口牛馬器什

稱是以萬曆元年正月二十日頒師捷上。聖心嘉悅。正茂賞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應聘陞俸一級。廕一子入監讀書。錫陞實職二級。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諸文武吏士陞賞有差。役凡三閱月。費餉僅二萬計。事平。聘檄布政使揚成按察使高察偕茂等議善後策。疏為六事。上之一曰。改設土司。夫欲弭盜源。先據要害。今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市。永安之古眉。各巡檢司。皆久沒於賊。宜悉革罷。易為土司。一移東岸營於水滄

募兵二千人。分屯平嶺仙家冲諸田。一移西岸營於仙廻高天龍頭磯。募兵二千人。分屯六內六章馬尾黃牛諸田。一移上峒營於古西。募兵千六百。人分屯峯門大喃諸田。一移下峒。兼轄西岸營於東線。募兵千人。分屯大宅東瓦諸田。仍復廣運足灘二堡。以重巡緝。土司於兵領中擇有才勇者充其職事。俾世守焉。其不効者更置之。二曰更設叅將。夫控要害。置土司分兵屯守。不有將領以統之。何以整齊約束。重示彈壓也。昭平舊有坐鎮都指

揮一人。第事權稍輕。遷代靡一。宜改設叅將。兼制桂平。凡兩岸三峒諸土司。盡以屬之。練兵簡衆。戢夷防奸。其有獷悍不逞者。得相機勦。不為遥制。三曰開通水陸。向者諸獍占據。道路榛莽。今蕩平之後。宜開山通道。荒拓險阻。西岸自昭平明源峒。以達仙廻。自仙廻達古蘇永安。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龍頭磯。抵府治。東岸自昭平里步以達水滸。自水滸達平西羅山。及十三屯。自羅山舊途達府治。而又于沿江開緯道。以便舟挽。募



商伐木恣其採取。俾鼠潛蟻附者無所容。而風氣亦因以漸闢。四曰酌處兵費。三峒兩岸設官營堡。屯卒幾七千人。鹽米之需。人月給三錢。屯種建築諸費不與焉。初年約二萬有奇。梧鎮司府之歲。調節而均給之。次年墾田所出。足以自養。止勿給。五曰預定縣治。府江距蒼梧五百里許。中間山谷窈杳。林菁蔽虧。片影孤帆。行同異域。稽之故牒。唐宋時設龍平思勤馬江沙亭數縣。後胥為夷占。沒今昭平。即古龍平地也。江之西。許夷衍寬平。風氣攸

聚。宜即其地創一縣治。以平樂之昭平馬江二里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上下半里割而益之。總其賦得三千六百有奇。而仙廻諸田稅盡以屬之。六曰處分田糧。兩岸三峒諸區。覈賊遺田計四十萬畝。有奇。舊屬平樂荔浦永安者。令民復業。輸徭賦如故。各土司屯種者。人給田十畝。兵領加給有差。授田之初。養以月糧。資以牛種。三年之後。計畝科糧三升。蠲其徭差。著為例。疏入。詔皆從之。乃設叅將官于昭平。以都指揮王承恩任之。其各

土司官上中峒屬之。名色把總齊凱領田一萬三千八百八十畝。有奇。設堡凡幾。下峒屬之。土舍覃文舉領田八千六百六十畝。有奇。設堡凡幾。東岸屬之。土族岑仁領田一萬五千二百畝。有奇。設堡凡幾。西岸龍頭磯諸兵領田五千一百九十畝。有奇。設堡凡幾。仙迴諸兵領田八千二百六十畝。有奇。設堡凡幾。永安高天古帶諸兵領田二千二百畝。有奇。設堡凡幾。各畫地分界。事版築。業耕鋤。為持久計。通道設縣諸務。將次第舉焉。是年冬。陽朔

碎江賊廖金濫等起南源。殘孽復逞。陰助之。突入土舍莫棟管奪之。佯以招告。復分精銳。合金馬沙田賊襲古西岩口。傷堡兵十餘人。并據峰門大寨。叅將王承恩率兵遇於青龍隘。轉戰數合。斬首十餘級。賊稍却。復奔據山灣。而榕峒喇崙六寨等巢。與三峒楊玄昌諸賊附焉。兵備副使徐作以報。聘發向武兵援之。會賊圍張村急。王承恩曰。山灣永安咽喉也。賊舍南源而據山灣。是無永安矣。勢可緩耶。亟引兵分二道。一由古西。一由石門進。賊聞

之遁。我兵追及。賊勢窮。殊死戰。千戶張世勳勇敢士也。衝鋒手刃三賊。被創死。各兵斬級二千餘顆。奪復峯門。賊仍據守山灣。勢益衆。軍門復檄參將王瑞守備凌文明統田州兵二千人。募卒六百人。偕向武兵合擊之。遂破山灣巢。賊據險接刃。王瑞部兵奮死仰戰。殺賊二十餘人。乃大奔。潰山菁間。各兵乘勝追擊。斬首一百三十餘級。南源江帶賊震。計圖自全。其酋周公樓等願自縛請降。乞還故土。授都鳳安寨。老韋公道等保領。求輸稅為編戶。

副使徐作白軍門許之。悉從安插。復業者百四十人。移莫棟兵于山灣。分屯上下章。上下潘村諸田。據永安扼塞守之。榕峒諸巢。先以破山灣驚遁。兵既散。乃漸歸故穴。不復疑貳。永安知州廖憲言於作曰。永安諸賊盤結山谷。不可勝誅。惟榕峒一巢。賊雖少而悍。倚險自固。患在肘腋。適今不舉。後難圖矣。作授計於憲。以二年四月密遣百戶蘇勝宗總目覃滿率兵搃之。擒斬五十餘級。鮮得脫者。遂以滿領其田。屯兵百人耕守之。喇崙六窠諸巢一

時皆屏伏。八月上中峒獐酋楊玄昌王扶忠王公  
來等相率投招。願輸糧編戶。還西南黃村老鴉黃  
泥諸田。自此府江孤舟夜渡。卓騎徑馳。而永安修  
荔之民。卧始帖席云。

論曰。府江蓋百粵之孔道也。諸獍占據。為梗吏民  
商旅。視為畏途。即縉紳亦橫被慘酷。今三烈墓在  
昭平望之。愴然興慨。天威震疊。一旦廓清。足以快  
神人懾遐邇矣。顧尤有慮者。蜂螳之羣。不可數也。  
梟獍之性。不可馴也。此患在外者也。土司利田之

廣而戍額多。虧哨堡。玩寇之微。而兵防易懈。撫安  
之官。目眈保之。排年又從而漁獵之。其端雖細。而  
禍機伏焉。此患在內者也。內患除。則外患弭矣。監  
司勤經略。而詰久逋之奸。守將勤巡緝。而杜赤萌  
之釁。地方尚亦有賴哉。

西南紀事三

莆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征復懷遠

懷遠故牂牁地也。與湖貴清黎諸州接壤。猺獞矜  
狃。蟠據山谷。最繁又最悍。耐殺喜鬪。負重綿鐵甲。  
大弩長鏢。鳴金鼓。列陣進止。諸夷號為黑猺。宋元  
以來。叛服靡一。明興。命征南將軍吳良總大兵。  
征五溪蠻。由懷遠入。猺懼請降。因割融縣金鷄鄉。

益之列四鎮。置縣治於潯江。溶江之匯。顧地形崎嶇。弗稱。附郭左右。猺環居之。三甲編民。遠處諸猺外。而狗獐又邇。猺以居。素畏猺強。瞬息向背。無固志。成化以後。侵入融縣。板江諸村。據之。當事者以賊勁費鉅。兵興為難。久置弗問。嘉靖丙午。知府江滿乘馬平。征師之便。請於督府。自將征之。諸猺屯大稜嶺。郡鄧山以拒。我師失利而還。勢益張甚。丁未。環攻縣城。縣官懷印出匿。廂民俱星散。自是城郭丘墟。無一旅之寄。而三甲遺民。僅延喘息。縣官

惟僑居府城。以冠帶生員楊宦。名色鎮撫朱萬世。百戶任邦祚。分地撫處。遙示羈縻而已。隆慶辛未。春。古田克復。以兵威戢諸猺。咸聽命。願內屬。知縣馬希武。廼入其地。撫之。遂議復城縣。興版築。計傭作。日夜督率。甚謹。有怠者。輒鞭之。猺以不平。愬者。盡罰不少貸。民猺子斃。杖下者二人。諸猺情大拂。怨詈日積。武又疑宦世。兩人與賊合。議令世巡上江。宦巡下江。實疎之也。兩人心益離。不為用。壬申。八月三日。諸猺嘯聚二千餘人。殺武及管工官。經

歷俞冕等五人。變聞詔討之。時方有府江之役。總督殷都御史正茂。巡撫郭都御史應聘。議曰。諸猥稔惡。法無赦。然令寔激之也。今日之舉。止於聲罪。宜即征帥。選鋒向之。苟獲其渠魁。伸威雪憤足矣。狐鼠輩寧盡殲耶。萬曆元年正月。檄總兵官李錫挑土兵精銳二萬人。叅將王世科。錢鳳翔督率以進。屯板江。錫屯長安鎮。會大雨雪連旬。樵蘇不繼。士馬凍甚。土官兵無鬪志。告息兵期。至秋復出。願効死力。加兵備。副使沈子木以報。乃遣歸。而益兵屯

長安鎮。越數日。賊出寇融之崗頭村。把總王鸞督鳥銃新兵遏之。擒斬三十餘人。賊始退。錫言曰。兵之不進。固天時。亦天意也。賊恃鐵甲強。非廣募浙兵。莫可制。又黨與以數萬計。安所分別之。宜用浙兵若干人。廣兵若干人。湖兵若干人。備衝擊。土兵若干人。備搜爬。置戰艦若干艘。分水陸進。斯為全計。聘曰。兵法以全取勝。竊聞之矣。惟是粵西歲入素罄。物力方疲。狼兵十人之食。始當浙兵一。即募浙兵萬人。餉非十萬不可。知諸路兵又倍此耶。且

夷獠素畏狼兵。今以狼盡不足恃。恐諸夷聞之。生侮心矣。不携徒黨。是益敵也。不酌機宜。是自疲也。願熟圖之。乃檄諸司議。以近縣近江諸巢。為必勦之寇。黃土諸獠。白杲諸獠。青淇大梅諸獠。悉從安撫。用浙兵千三百人。廣兵千八百人。鈎刀兵三千人。土兵十萬人。及造舟梁。繕器具。儲糧糗。各以職分理。咸備。會殷都御史正茂。唐御史鍊。疏聞于朝。詔報可。悉聽臣聘便宜。不從中制。聘奉命徵諸路兵。移文湖廣趙都御史賢。貴州蔡都御史文。各飭

兵備邊。遣朱萬世從間道入三甲及古龍北杲。靖州衛千戶翟廷鸞入都天黃土。原任主簿李材入長沙大梅青淇諸巢。鎮撫各夷。俾毋首鼠。願立功自効者。如格重賞。於是諸矜獠。獠未黨。獠者咸願出兵內助。圖自完。而應剿諸惡。峇勢寢孤。已在我掌股間矣。十一月初旬。諸路兵集。聘乃申明軍令。刊布諸將吏。懸示賞格。有不用命者。悉如軍法從事。諸將吏唯唯。乃以叅將王世科領縣北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九千名。以都指揮楊照領縣南哨。統



募兵二營。土兵七千五百人。以叅將錢鳳翔領坡頭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一萬二千名。都指揮戚繼善領西路田寨哨。統募兵一百人。土兵一千三百人。聽坡頭哨。兼督以原任叅將亦孔昭領板江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七千九百名。以原任叅將魯國賢往靖州統鈎刀兵。而總兵錫督募兵四營。土兵一千人。戰艦四百艘。為水哨。并總陸戰事。度地遠近。先後督發。期以十二月初四日各抵信地。又分遏截六哨。防越逸。江運一哨。護糧餉。叅議李文績

司督運副使莊國楨。司紀功。而監軍督理。則悉屬之兵備。沈子木也。十二月初二日。至長安鎮。王世科。楊照兵先發。偵知諸賊屯聚板江。據大洲四面。列艇恃五灘自固。樹柵累石。以拒舟師。初三日。水兵進。至四維江止營。錫發把總金仲伯督五兵船。授令暗伏江口。薄暮賊艇數百蔽江下。欲衝營。伏兵寂然。按號發銃。諸營兵亦盡寂無聲。賊驚奔還。洲內。鼓搥。徹曙。我兵吃不為動。初四日辰。錫麾下雷等兵登岸。趨賊洲。督金仲伯。王鸞。施有叙。兵

沂流砍柵毀圍而進。亦化昭錢鳳翔兵以次至。賊夜斂膽落。晨見官兵水陸雲集。知勢不敵。疾棹向軍聽潭遁。舟師奮力追之。賊艇覆溺無算。次日盡發諸兵分山撲勦。連破丹竹潘營。同樓竹瓦火燒合水諸巢。東岸賊懼俱西遯。期併力致死。初九日聚衆數千于楓木大山前阻陡澗。鼓噪來衝行列。白盾如墻而進。我兵開營鼓士雙櫻其前。左哨把總李存忠兵衝其腹。右哨把總王槐兵沿澗直薄其後。賊遂大潰。棄金鼓甲冑。越大稜嶺走。官兵盡

搗田寨楊峒諸巢。追至縣治。十五日王世科報遁賊北渡潯江。合太平河里諸賊集天鵝嶺。錫乃以水兵截潯江。督諸路兵結舟盡渡。分哨前進。王世科率南丹兵先過江抵南寨。賊從天鵝嶺來衝。指揮江濬兵奮趨擊之。梟被甲束帶首二人。賊大敗。奔聚腮江獨峒間。十九日官兵乘勝追擊。搗太平河里。連破慘口蓬葉三轉腮江巴峒。猛圍七圍諸巢。直抵靖州界。擒斬甚衆。正月初七日魯國賢統湖兵至。進勦諫冲及大藍公和諸寨。時天鵝嶺之

北賊已略盡。會錢鳳翔報杲黃大地賊聚郡鄧山勢張甚。聘會錫量留兵縣北營故地。盡移諸兵與坡頭縣南兵分道夾擊。復大破之。俘獲甚衆。十六日諸兵追逸賊。望一大巢。長亘數里。崖壁峭絕。以合圍大木列為重柵。詢之撫猓云。上猓籠七寨也。諸猓稱曰。猓官猓王。急則入窳其地。官兵度日暮分屯近山。次日江濬兵從間道繞賊後。金仲伯路秉忠兵從中路。施有敘王鸞張左右翼而進。緣草仰攻。諸土兵繼之。賊殊死鬪。男婦悉出。鏢弩矢石

如雨下。有數婦裸體楊箕擲牛羊犬首為厭勝術。自己至申。官兵以死決戰。砍柵直上。土兵乘勢大呼而入。四面舉火。烟焰蔽天。賊大敗潰。梟斬賊級及燒死者無筭。獲懷遠官錫牌及演禽決戰妖書。知為猓魁三窟也。是戰我兵多負重傷。把總石密哨官常希官隊兵莊法旺等死事數十人。然窮窟逋藪根株悉拔矣。諸猓餘黨逃匿上下。猓籠者李材督已撫猓擒斬六十餘人。其匿上下黎者。錫遣謀者悉諭降之。乃議旋師移洛容討賊。以王世科

留屯善後。時二年二月十五日也。凡破巢一百四十餘。獻馘三千五百四十二。俘童穉一千名。口獲牛馬器仗五千有奇。降其衆五百餘人。捷聞。賜正茂應聘錫白金綵幣。聘陞俸一級。餘將士陞賞有差。先是諸獍恃衆且猛。又據上游。謂官兵必不能深入。至是傾巢掃穴。惡孽盡殲。其喙息僅存者。以饑疫死復七八。咸相顧錯愕曰。吾今而後始知天威之不可犯也。乞降者踵至。願供獍賦。守扼塞。子木乃籍其名數。編為保甲。悉遣還復業。有蒙珣傳

者。向以通妖書善雞卜術為古田賊魁。韋銀豹師。聞大征。遁歸橫嶺。時糾黨侵掠湖境。湖人懸二百金購之。不能得。僂官之變。皆珣傳導之。及征師入。又以先匿免。至是獍目吳金朝。訶知傳所在。報李材曰。傳實倡亂賊也。可竟容漏網乎。計同平冒村。獍縛之。磔于市。陂頭塘窟。獍執賊首楊洪倉男弟。加弟悞弟郎以獻。其畏威悔禍如此。聘復用子木。議會殷都御史正茂。唐御史鍊條計懷永善後。合十事上之。其議懷遠者四。一曰移設縣治。懷遠舊

治環諸徭中。四顧榛莽無所恃守。惟程村則附殘民。板江則隣融界。圖存之計。宜釋於斯二者。二曰聯東民徭。諸孽值斬艾之後。帖然歸順。非有羈縻。曷保其終。宜以太平河里四港諸孽屬之三甲。猛團七團諸孽屬之武洛。狗棚木合水三門諸孽屬之白杲。獞武生朱應。賜統之。郡鄧坡頭杲黃大地諸孽屬之土舍韋昌金主簿李材統之。邊田板江諸孽屬之浪溪寶江良獞千戶羅大本統之。河潺蕉花諸孽屬之背江良獞百戶任邦祚統之。庶幾

聯絡勢成。不敢復萌異志。三曰選立社師。懷之遺黎。久已淪陷。誠夷之。將終於夷矣。宜於三甲立社師教之。殘民子弟。稍習知禮讓。有能通文義者。錄充弟子員。俾速見為善之利。四曰慎固兵防。善後之策。要在足兵。屯戍之謀。先于扼險。懷遠視板江。猶門戶然。宜即其地屯兵五百人。以把總王鸞領之。仍給之告身。責其終効。庶幾扁鑰既固。水陸咸資。疏入。詔悉從之。下所司次第行焉。今諸徭屏伏。遠邇諸洞落。皆喁喁向風。南蠻自此可不復反矣。

是役也。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察、吳一介、叅政鄭茂、僉事夏道南、知府許嶽、鼓文質，皆贊決大計。與有勞勩云。

論曰：懷狴獷，得為諸夷冠衆，皆為是役危之。廟堂特厯南顧，許以一切便宜，誠重之也。即徵兵選將，而道議紛然，當其時機，事一移，豈直盛時有不討之賊，而右江士民有寧宇耶？聘乃力破群疑，不復顧却。此時之心，死生以之矣。遑恤其他，賴天之靈，宗社之福，羣醜卒就芟夷，伸主威而攄民患，是豈

人謀所能與哉！痛定思痛，不能不為潛然猶竊有慮者。夷性鷙悍，狼貪難安，易動寬之，則跳梁無忌，急之則忿厲不堪。即今殘民復業者，奪牛而蹊其田，奸商負販者，射利而挑其釁，田賦雖覈而取盈，則懟城築方興，而力役則勞，惟監司寬文法，緩督責，治其爭奪，時其貿易，威讐而惠懷之，即百年可無事也。圖終者尚慎旃哉！





